

绿叶恋根的桂花树

突然接到姜延华老师的电话，是在阳光明媚的一天下午。姜老师是我在青岛一中就读时的高中地理老师，今年八十多岁了，声音朗朗，笑意盈盈。想起三十多年前她给我们授课时，应该是 50 多岁了的人了，但是讲起南极的企鹅，为了生动活泼，直接来了形体表演，那时的地理课，除了赤道、季风和山川、地形，还有姜老师的惟妙惟肖的演绎，以及声泪俱下的苦口婆心。乃至毕业后三十多年，同学们惦起她，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老母亲”的字眼。是啊，那些当年的一中老师，就似煞费苦心、望子成龙的老父亲老母亲，捉急地敦促着整天嘻嘻的游荡学子，爱之逾深，就更加恼其不争，而这番苦心，只有我们离开了学校自己做了父母才能感同身受。

姜老师是来约稿的，我的母校青岛一中即将百年华诞，她希望我能从追忆似水流年中重新记忆母校。说来汗颜，我们一众 1986 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人才济济，有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成绩斐然的；有的雄才大略创新创业；有的在部队建功立业成了首长；有的著书立说、思想飞扬做了文臣大儒。而我就像《人世间》里说的那个床头孝子，比不过有出息的孩子远走高飞，能够对家人颐养身心，自己只能做个尽心孝守的乖儿，倾绵薄之力，说儿女情长。

尽管不比同窗之间三十年的各自差异，但是记忆母校，怀念母校、感恩母校的心情，我想应该是情谊相通的。因为我们曾经同沐阳光，共受教益。没有青岛一中六年的教育、陪伴、扶正、帮助，就难有我们今天的独立与成熟。青岛一中作为一座百年名校，在一个世纪的风

雨历程中，把她的积累、经验、知识传递给了代代学子，我们在青春成长期的六年中，刻录了青岛一中的基因，并且用这些营养强身健体，可以说，青岛一中的文化和气息，影响了我们一辈子的生存观念和价值取向。

2016年是我们这一届学生高中毕业30年，不约而同地十几个经常联系的同学都想搞点纪念活动，于是，活动筹备组很快就组建起来，大家的共识就是重温友情，重拾时光，感恩母校。有二百多同学参加了重返母校的纪念活动，我们邀请了十几位老师参加。在报到处，尖叫、寒暄、拥抱、雀跃，一群五十多岁的学生瞬间回到青春岁月，诸多的多年未见的同学泪洒现场。最感人的一幕是我们各个年级的任课老师登台接受学生的献花和致辞，当年曾青春浪漫青年教师已经华发退休；当年风华正茂的壮年教师现已步履蹒跚。每个老师的身边都围拢着一大群学生，老师们伸出手，拉拉这个，抱抱那个，拍拍最得意的学生的肩膀，摸摸最调皮的学生的脸颊。这个时刻，每个学生都是撒娇的孩子，任老师提问、嗔怪和错误地记忆。这种无间隙的师生情谊，这种任由嗔爱的亲情关怀，浓缩了三十年的感激和牵挂，激荡起师生间最柔软、最温暖、最纯洁的情感。

我还记得，我的班主任崔洪生老师，不时问候我们父母身体如何，对啊，当年崔老师可是家访最多的老师，除了学习，还特别关注我们的心理成长；我的物理老师刘庆德老师，说起当年我弃理从文，似乎一直抱有遗憾，还在感叹，老师一直在思虑的是学生的终身发展和未来方向；我的语文老师邵竹君老师，虽然不似年轻时潇洒浪漫，却儒

雅翩翩，诗文伴身，让我们感受到国文美学的音韵内涵；教授地理的姜延华老师仍像永远盯着穿不穿秋裤的老妈妈，亲昵着每一个学生，叮嘱着健康；我的政治老师邢桂范老师，已经是青岛一中的副校长了，可是在我们年龄相仿的学生眼里，他也似返老还童的大男孩，清澈坦荡，洒脱朗朗。在老师们面前，我们不必描述自己飞的高不高，老师们更关心我们过的好不好，工作累不累，这超越亲情的关爱，跨越三十年，又岂止是山高水长。

和我一样，众多的同学在聚会后的很长时间，都沉浸在回忆的氛围里。我们一起为青岛一中的成绩而兴奋，我们为一中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尽管我们大都是教育的外行，但都有责无旁贷的义勇之气。

除了拥有爱，还要很好地表达爱。已经荣升海军大校的同学于宏涛提出了一个倡议，在校园里栽种桂花树，每年八月桂花飘香时，就是我们 86 届学子的爱心荡漾时，这个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时任一中校长的姜炳毅校长给与了热情的回馈：找出最合适的地方栽种，一中教工负责养护。于是，命名为“绿叶恋根”的六棵桂花树从此在青岛一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六棵桂花树是五棵金桂，一棵银桂，寓意五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我们枝叶茂密，参天向阳，但是根脉依偎，彼此关联，这里有青岛一中 86 届学生绿叶对根的情意。

三十年同学会之后，因为那片桂花树，让我们有了牵挂，不断有同学去一中拍照，发朋友圈，勾起回忆，成为话题。青岛一中，似乎

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关键词，我们关心着她的招生、高考、荣誉和发展，我们惦念着曾经的教室、操场、音乐厅和银杏树，我们为“一中”两个字聚会、聊天和争论，我们因为是同学而形成链接，成为终生的好友。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只要是一中学生，聚在了一起，“一中”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高光时刻。

缘分是一种奇妙的存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很感慨，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求学时代，六年时光在青岛一中度过，这是人生之缘，知识之源，幸福之源。因为这六年，我们被一中宠爱和托举着，踏准了重视知识的节奏，走进了各个高校，并且依靠青岛一中给我们打下的牢靠基础，以及母校赋予的勇气和自信，在重视思想、依靠知识的人生发展中，富有底气，左右有伴。

青岛一中的学子们有多么爱母校呢？我的同学在子女升高中时，都会把青岛一中作为首选，所以就有了我们的老师继续教育徒孙的诸多故事。有的同学，至今住在一中附近，理由是买房时，青岛一中就是心里最优质的的学区房。我们会把青岛一中的某个喜讯作为同学聚会的理由；也会为青岛一中的升学率提升而酩酊吹牛。这种爱，是对一生中最纯洁的六年的难以忘怀，是青岛一中孜孜不倦教书育人的润泽所至，也是我们离校多年后在时光的大浪淘沙中，涤荡出什么才是真正可贵的、值得珍藏的精神瑰宝。

前几日，姜老师又来电话，催问约稿。面对恩师的要求，我特别惭愧，因为实在是三十多年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好像一肚子话要说，又不知从哪里说起；还因为我的笔力匮乏，不足以表达涌泉相报的心

绪，所以东拉西扯了半天，散漫又无序。

在我的母校百年华诞之际，我送上心底最美好的祝福，感谢一中
“为生存与发展奠基”的百年滋养，江河万里，百年风流，我的一中，
YYDS!

有空去青岛一中，看看那六株桂花树，香飘十里，绿叶恋根。

作者：1986 届学生 宫静
2024 年 2 月

作者简介：宫静，1980-1986 就读青岛一中，后保送到山东大学中文系，现就职青
岛市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曾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等。

